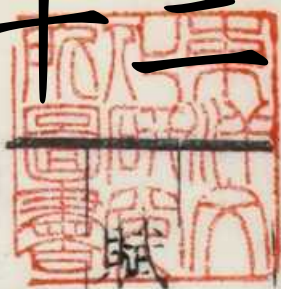


書名 廣文選八十二卷 嘉靖
十二年序刊本
撰者 明 劉節 輯
卷 卷八十二
內容分類 集-總集-詩文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3

卷八十二



廣文選卷第一

編號 D79203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920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3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廣文選八十二卷 嘉靖十二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天地廣

天地賦

成公子安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庾劉節廣

惟自然之初載兮道虛無而玄清太素紛以溷淆兮始
有物下而混成何元一之芒昧兮廓開闢而著形爾乃清
濁剖玄黃判離太極既殊是生兩儀星辰煥列日月
重規以尊地靜以卑昏明迭炤或盈或虧陰陽協
氣而動以尊地靜以卑昏明迭炤或盈或虧陰陽協
度類授之以形稟之以氣色表文采聲有音
方流形品物鼓以雷霆潤以慶雲八風翱翔

之事覽其得失古今畧備及其晏也至於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推而高之仲尼概也樂而不益哀而不傷質之詩書關睢類也紕專知柔陰陽代至施之養性彭祖氣也外若無爲默而識淨泊自守以道意隱居放言遠咎悔行象虞仲信可喜感乎大冠論未備故因問者喻其事

廣文選卷第八十一

江都葛澗校

廣文選卷第八十二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庾劉節廣

雜文四廣

篆勢

蔡伯喈

鳥遺跡皇頡循聖作則制斯文體有六美爲真形要妙巧入神或龜文斜列櫛比龍鱗紆體放尾長短副身頽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棼蘊揚波振激鷹跄鳥震延頸脅翼勢似凌雲或輕舉內投微本濃末若絕若連似露緣絲垂凝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抄者邪趣不友不圓若行若飛跂跂翾翾遠而望之象鴻鵠群遊駱驪遷延迫而察之端澄不可得見指僞不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詰屈離婁不能覩其隙間般倕揖讓而辭巧

籀誦拱手而韜翰處篇籍之首目粲粲斌斌其可觀摘
華豔於紈素為學藝之範圍嘉文德之弘懿舉大體而
論旃

草書勢

崔瑗

書契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爰暨末葉典
籍彌繁時之多僻政之多權官事荒蕪其墨翰惟作佐
隸舊字是刪草書之法蓋又簡略應時論指用於卒迫
兼功并用愛日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俯
仰有儀方不中矩圓不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崎竦企
鳥峙志在飛移狡獸暴駭將奔未馳或黝黠黠狀似
連珠絕而不離畜怒怫鬱放逸生竒或凌邃惴慄若據
高臨危旁點邪付以調糖渴枝絕筆收勢餘縱糾結若
杜伯捷毒綠蠟騰蛇赴穴頭沒尾垂是故遠而望之階
馬若沮岑崩崖就而察之一畫不可移機微要妙臨時
從宜略率大較髣髴若斯

責髯奴文

黃文彊

我觀人鬚長而復黑冉弱而調離離若綠城之竹鬱鬱
若春田之苗因風披靡隨風飄飄爾乃附以豐頤表以
蛾眉發以素顏呈以妍姿約之以紺綫潤之以芳脂莘
莘翼翼靡靡綏綏振之發曜黝若玄珪之垂於是搖鬚
奮髭則論說唐虞鼓鬢動鬣則研覈否臧內育瓌刑外
闡宮商相如以之閑都顯孫以之堂堂豈若子髯既亂
且赭枯槁禿瘁劬勞辛苦汗垢流離汗穢泥土僮躡穰
孺與塵為侶無素顏可依無豐頤可怙動則困於物滅



靜則窘於囚虜薄命為髡正著子願為身不能疵其四體為智不能飾其形骸癩鬚瘦面常如死灰曾不如犬羊之毛尾狐狸之毫釐為子鬚不亦難乎

申鑒

荀仲豫

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羣籍以緯之詠之歌之弦之舞之前鑒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篤序無彊謂之申鑒聖漢統天惟宗時亮其功格宇宙粵有虎臣亂政時亦惟荒圯湮茲洪軌儀鑒于三代之典王允迪厥德功業有尚天道在爾惟帝茂止陟降膚止萬國康止允出茲斯行遠矣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以統其精氣剛柔以品其羣形仁義以經其事業是為道也故凡政之大經法教而已教者陽之化也法者陰之符也仁也者慈此者也義也者宜此者也禮也者履此者也信也者守此者也智也者知此者也是故好惡以章之喜怒以徃之哀樂以恤之若乃二端不愆五德不離六節不悖則三才允序五事交備百工惟釐庶績咸熙天作道皇作極臣作輔民作基惟先喆王之政一曰承天二曰正身三曰任賢四曰恤民五曰明制六曰立業承天惟允正身惟常任賢惟固恤民惟勤明制惟典立業惟敦是謂政體也致治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偽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偽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

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能克其求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民不畏死不可懼以罪民不樂生不可觀以善雖使高布五教咎繇作士政不行焉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國無遊民野無荒業財不虛用力不妄加以周民事是謂養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治者必本乎真實而已故在上者審則儀道以定好惡善惡要於功罪毀譽效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或詐僞以蕩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切善無不顯惡無不彰俗無文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睹利室之存乎已也故肅恭其心慎修其行內不惑惑外無異望慮其

去徼倖無罪過不憂懼請謁無所聽財賂無所用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極枯鞭扑以加小人治其刑也君子不犯辱况於刑乎小人不忌刑况於辱乎若夫中人之論則刑禮兼焉教化之廢惟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急急則怨怨則畔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

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徒慎其刑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爲善不縱下爲惡則國治矣是謂統法四患旣蠲五政旣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疏而不失無爲爲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不肅而治垂拱揖遜而海內平矣是謂爲政之方也

釋愁文

曹子建

予以愁慘行吟路邊形容枯悴憂心如醉有玄靈先生見而問之曰子將何疾以至於斯荅曰吾所病者愁也先生曰愁是何物而能病子乎荅曰愁之爲物惟恍不召自来推之弗往尋之不知其際握之不盈一掌寂寂長夜或扃扉或當去來無方亂其情爽其來也難進其去

也易道臨餐困於喫咽煩冤毒於酸嘶加之以粉飾不

澤飲之以蕪肴不肥温之以金石不消磨之以神膏不希授之以巧笑不悅樂之以絲竹增悲醫和絕思而無措先生豈能爲我著龜乎先生作色而言曰子徒辯子之愁形未知子愁所由而生我獨爲子言其發矣方今大道旣隱子生末季沉溺流俗眩惑名位濯纓彈冠談趣榮貴坐不安席食不終味遑遑汲汲或憔悴所鬻者名所拘者利良由華薄凋損正氣吾將贈子以無爲之藥給子以淡薄之湯刺子以玄虛之針灸子以淳朴之方安子以恢廓之宇坐子以寂寞之床使王喬與子遨遊而逝黃公與子詠歌而行莊生與子具養神之撰老聃與子致愛性之方趣僻路以棲跡乘輕雲以翱翔

於是精駭魂散改心回趣願納至言仰崇玄度衆愁忽
然不辭而去

立碣表閭文

李興

天子命我子沔之陽聽鼓鞀而求思庶先哲之遺光登
隆山以遠望軼諸葛之故鄉蓋神物應機大器無方通
人靡滯大德不常故谷風發而騶虞嘯雲雷升而潛鱗
驟摯解褐於三聘尼得招而褰裳管豹變於受命貢感
激以回莊異徐生之摘實釋卧龍於深藏偉劉氏之傾
蓋嘉吾子之周行大有知己之主則有竭命之良固所
以三分我九鼎跨帶我邊荒抗衡我北面馳騁我魏疆
者也英哉吾子獨含天靈豈神之祇豈人之精何思之
深何德之清異世通靈恨不同生惟子八陣不在孫吳

木牛之奇則非般模神弩之功一何微妙千井齊登又
何祕要昔在顛天有名無迹孰若吾儕良壽妙畫臧文
旣沒以言見稱又未若子言行並徵夷吾反玷樂毅不
終奚比於爾明哲守冲臨終受寄讓過許由負屨莅事
民言不流刑中於鄭教美于魯蜀民知耻河渭安堵匪
臯則伊寧彼管晏豈徒聖宣慷慨屢歎昔爾之隱卜惟
此宅仁智所處能無規廓日居月諸時隕其夕誰能不
歿貴有遺格惟子之勳移風來世詠歌餘典儒夫將厲
遐哉邈矣厥規卓矣凡若吾子難可究已疇昔之乖萬
里殊塗今我来思覲爾故墟漢高歸魂於豐沛太公五
世而反周想魍魎以髮髯異影響之有餘魂而有靈豈
其識諸

頭責子羽文

張敏

太原温長仁穎川荀景伯范陽張茂先上郡劉文生南陽鄒潤南河南鄭冽余友有秦生者雖有姊夫之尊少而狎之同時昵好張荀之徒繼踵登朝而此賢身處陋巷屢沽而無善價爲之慨然又恠諸賢身已旣在位曾無伐木嚶鳴之聲又爲王貢彈冠之義故因秦生容貌之盛爲頭責之文以戲之拜嘲六子頭責子羽曰吾託爲子頭萬有餘日矣大塊稟我以精造我以形我爲子時髮膚置鼻耳安眉鬚捶牙齒眸子擱光雙權隆起每至出入人間遨遊市里行者僻易坐者竦蹠如此者故我形之足備也子冠冕弗戴金銀弗佩青味弗嘗食粟茹菜子遇我如讐我視子如仇居常不樂兩者俱惡何其鄙哉子欲爲仁賢耶當如臯陶后稷巫咸伊陟保又王家未見封殖子欲爲名高耶則當如許由子臧卞隨務光洗耳逃祿千載流芳子欲爲遊說耶則當如陳軫蒯通陸生鄧公轉禍爲福含辭從容子欲爲恬淡耶則當如老聃之守一莊周之自逸廓然離俗志凌雲日子欲爲隱遯耶則當如榮期之帶索漁父之僂漚棲遲神丘垂餌巨壑今子上不希道德中不効儒墨塊然窮賤守此愚惑察子之情觀子之志退不能爲處士進無望乎三事而徒玩日劳形習爲常人之所喜對曰吾以大幸爲子所寄今子欲使吾爲忠耶則當如子胥屈平欲使吾爲信耶則當殺身而成名欲使吾爲介節耶赴水火以全貞此四者子之所忌故吾不敢造意頭曰吾欲

告余以養性誨余以優游而與蟻蝨同性不聽我謀悲
哉俱御人體而獨爲子頭且擬人其倫論子濟偶子曾
不如太原溫顛穎川荀禹范陽張華上郡劉許南陽鄒
涇河南鄭詡此數子或寒吃無宮或尪陋希言語或淹
伊多姿態或驛駭少智諳或口如含膠飴或頭如巾壘
杵而猶以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豈
若夫子徒令脣口腐爛手足霑濡或居有事之世而耻
爲權謀譬猶鑿地抱甕難以求富嗟乎子羽何異宰檻
之熊深牢之虎石間餓蟹甕中之鼠事力雖多而見功
甚少宜其蹉跎前處足至老無所希也

昆弟誥

夏侯孝若

惟正月才生魄湛若曰咨爾昆弟淳瑋瑤瑤總瞻士人

有言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又曰周
之有至德也莫如兄弟於戲古之載于訓籍傳于詩書
者厥乃不思不可不行爾其專乃心一乃聽砥礪乃性
以聽我之格言淳等拜手稽首湛若曰嗚呼惟我皇乃
祖滕公肇釐厥德厥功以左右漢祖弘濟于嗣君用垂
祚于後世世增敷前軌濟其好行美德明允相繼冠冕
胥及以逮于皇曾祖愍侯寅亮魏祖用康 厥世遂啓
土宇以天綜厥勲于家我皇祖穆侯崇厥基以允釐顯
志用恢闡我今業維我后府君侯祇服哲命欽明文思
以熙柔我家道丕隆我先緒欽若稽古訓用敷訓典籍
乃綜其微言嗚呼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圖緯六藝及
百家衆流罔不探臚索隱鈎深致遠洪範九疇彝倫攸

叙乃命世立言越用繼尼父之大業斯文在茲且九齡而我王母薛妃登遐我后孝思罔極惟以奉于穆侯之繼室蔡姬以致其子道蔡姬登遐隘于穆侯之命厥禮乃不得成用不祔于祖始惟乃用騁其永慕厥乃以疾辭位用遜于厥家布衣席橐以終于三載厥乃古訓無文我后丕孝其心用假于厥制以穆于世父使君侯惟伯后聰明睿智奕世載德用慈友于我后我惟烝烝是虔罔不克承厥誨用增茂我敦篤以播休美于一世厥乃可不遵惟我用夙夜匪懈曰鑽其道而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我用欲罷不敢豈唯予躬是懼寔令跡是奉厥乃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豈唯令跡是畏寔爾猶是儀嗚呼予其敬哉俞予聞之周之有至德有婦人焉我母氏羊姬宣慈愷悌明粹篤誠以撫訓群子厥乃我齒齒則受厥教于書學未遑惟寧敦詩書禮樂孳孳弗倦我有識惟與汝服厥誨惟仁義惟孝友是尚憂深思遠祇以防于微翳義形於色厚愛平恕以濟其寬裕用緝和我七子訓迪我五妹惟我兄弟姊妹束修慎行用不辱于冠帶寔母氏是憑予其為政最爾惟母氏仁之不行是戚予其望色思寬獄之不清教之不泰是訓予其納戒思詳嗚呼惟母氏信著于不言行感于神明若夫恭事于蔡姬敦穆于九族乃高于古之人古之人厥乃千里承師矧我惟父惟母世德之餘烈服膺之弗可及景仰之弗可階汝其念哉俾群弟天祚于我家俾爾咸休明是履淳英哉文明柔順琬乃沉毅篤固惟瑄厥清粹平

理謨茂哉雋哲宙亮總其弘肅簡雅瞻乃純鑠惠和惟
我蒙蔽極否于義訓嗟爾六弟汝其滋義洗心以補予
之尤予乃亦不敢忘汝之闕嗚呼小子瞻汝其見予之
長於仁未見予之長於義也瞻曰俞以如何湛若曰我
之肇于總角以逮于弱冠暨于今之二毛受學于先載
納誨于嚴父慈母予其敬忘于厥身而匡予之纖介翼
予之小疵使予有過未曾不知予知之道改惟冲予是
賴予親于心愛于中敬于貌厥乃口無擇言柔惠且直
廉而不剝肅而不厲厥其成予哉用集我父母之訓庶
明厲翼邇可遠在茲瞻拜手稽首曰俞湛曰都在修身
在愛人瞻曰吁惟聖其難之湛曰都厥不行惟難厥行
惟易淳曰俞明而昧崇而卑冲而恒顯而賢同而疑厲
而柔和而粹湛曰俞乃言厥有道淳曰俞祇服訓湛曰
來琬汝亦昌言琬曰俞身不及於人不敢墮於勤厥故
惟新湛曰俞瑄亦昌言瑄曰俞滋敬于已不滋敬于已
惟敬乃恃無忘有耻湛曰俞謨亦昌言謨曰俞無忘於
不可不虞形貌以心訪心於虞湛曰俞總亦昌言總曰
俞若憂厥憂以休湛曰俞瞻亦昌言瞻曰俞復外惟內
取諸內不忘諸外湛曰俞休哉淳等拜手稽首湛亦拜
手稽首乃歌曰明德復哉家道休哉世祚悠哉百祿周
哉又作歌曰訊德恭哉訓翼從哉內外康哉皆拜曰欽
哉

訓諸生誥

虞允文

文學諸生皆冠帶之流年盛志美始涉學庭講修典訓

此大成之業立德之基也夫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始
學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
聞日見所不見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群忽然不覺大
化之陶已至道之入神也故學之染人甚於丹青丹青
吾見其久而渝矣未見久學而渝者也夫工人之染先
修其質後事其色質修色積而染工畢矣學亦有質孝
悌忠信是也君子內正其心外修其行行有餘力則以
學文文質彬彬然後為德夫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
不立故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徒亦顏之倫也
又曰剡而舍之朽木不知剡而不舍金石可虧斯非其
效乎今諸生口誦聖人之典體閑庠序之訓比及三年
可以小成而今名宣流雅譽日新朋友欽而樂之朝士
敬而歎之於是州府交命擇官而仕不亦美乎若乃舍
章舒藻揮翰流離稱述世務探頤究竒使楊班韜筆仲
舒結舌亦惟才所居固無常人也然積一勺以成江河
累微塵以崇峻極匪志匪勤理無由濟也諸生若絕人
間之務心專親學累一以貫之積漸以進之則亦或遲
或速或先或後耳何滯而不通何遠而不至邪

字勢

衛巨山

黃帝之史沮誦倉頡眺彼鳥跡始作書契紀綱萬事垂
法立制帝典用宣質文著世爰暨暴秦滔天作戾大道
既泯古文亦滅魏文好古世傳丘墳歷代莫發直偽靡
分大晉開元弘道敷訓夫垂其象地耀其文其文乃耀
粲矣其章因聲會意類物有方日處君而盈其度月執

臣而虧其傍雲委蛇而上布星離離以舒光禾卉萃尊
以垂穎山嶽峩峩而連岫蟲跂跂其若動鳥似飛而未
揚觀其錯筆綴墨用心精專勢和體均發止無間或守
正循檢矩折規旋或方圓靡則因事制權其曲如弓其
直如弦矯然特出若龍騰于川森爾下頽若雨墜于天
或引筆奮力若鴻鴈高飛邈邈翩翩或縱肆阿邴若流
蘇懸羽靡靡縣縣是故遠而望之若翔風厲水清波漪
漣就而察之有若自然信黃唐之遺跡爲六藝之範先
籀篆蓋其子孫隸草乃其曾玄覩物象以致思非言辭
之所宣

隸勢

衛臣山

鳥跡之變乃惟佐隸蠲彼繁文崇此簡易厥用既弘體
象有度煥若星陳鬱若雲布其大徑尋細不容髮隨事
從宜靡有常制或穹隆恢廓或櫛比鍼列或砥平繩直
或蜚蜚膠戾或長邪角趣或規旋矩折脩短相副異體
同勢奮筆輕舉離而不絕纖波濃點錯落其間若鍾簏
設張庭燎飛煙嶄巖巖嵯高下屬連似崇臺重宇增雲
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眩竒姿
譎詭不可勝原研桑所不能計宰賜所不能言何草篆
之足笑而斯文之未宣豈體大之難覩將秘奧之不傳
聊俯仰而詳觀舉大較而論旃

詩品

上

鍾嶸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才

暉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
感鬼神莫近於詩昔南風之辭卿雲之頌厥義夙矣夏
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謠曰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
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詩眇
邈人世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製非秦周之倡也
自王揚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迄
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
缺喪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降及建
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為文棟劉楨王粲
為其羽翼次有攀龍托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
彬之盛大備於時矣爾後陵遲衰微迄於有晉太康中
三張二陸兩潘一左教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

文章之中興也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于時篇什理
過其辭淡平真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
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先是郭景純
用雋上之才變創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
然彼衆我寡未能動俗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元
嘉中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艷難蹤固已含跨劉郭陵
轢潘左故知陳思為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為輔陸機為
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為輔謝客為元嘉之雄顏延年為
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夫四言文約易廣
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
言居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
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為詳切者邪故詩有六

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弘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測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躋若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群託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戎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文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興其情故曰詩可以群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矣故詞人作者固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熾矣纔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騫焉於是庸音雜體各各爲容至使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爲警策衆覩終淪平鈍次有輕薄之徒笑曹劉爲古拙謂鮑昭羨皇上人謝眺今古獨步而師鮑昭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眺劣得黃鳥度青枝徒自棄於高聽無涉於文流矣觀王公搢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爲口實隨其嗜慾商確不同淄澠並泛朱紫相奪喧議競起準的無依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其淆亂欲爲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感而作焉昔九品論人七畧裁士校以省實誠多未值至若詩之爲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均博奕方今皇帝



資生知之上才體沉鬱幽思文麗日月賞究天人昔在
貴遊已為稱首况八紘既奄風靡雲蒸抱玉者聯肩握
珠者踵武以瞰漢魏而不顧吞晉宋於曾中諒非農歌
轅議敢致流別嶸之今錄庶用旋於閭里均之於談笑
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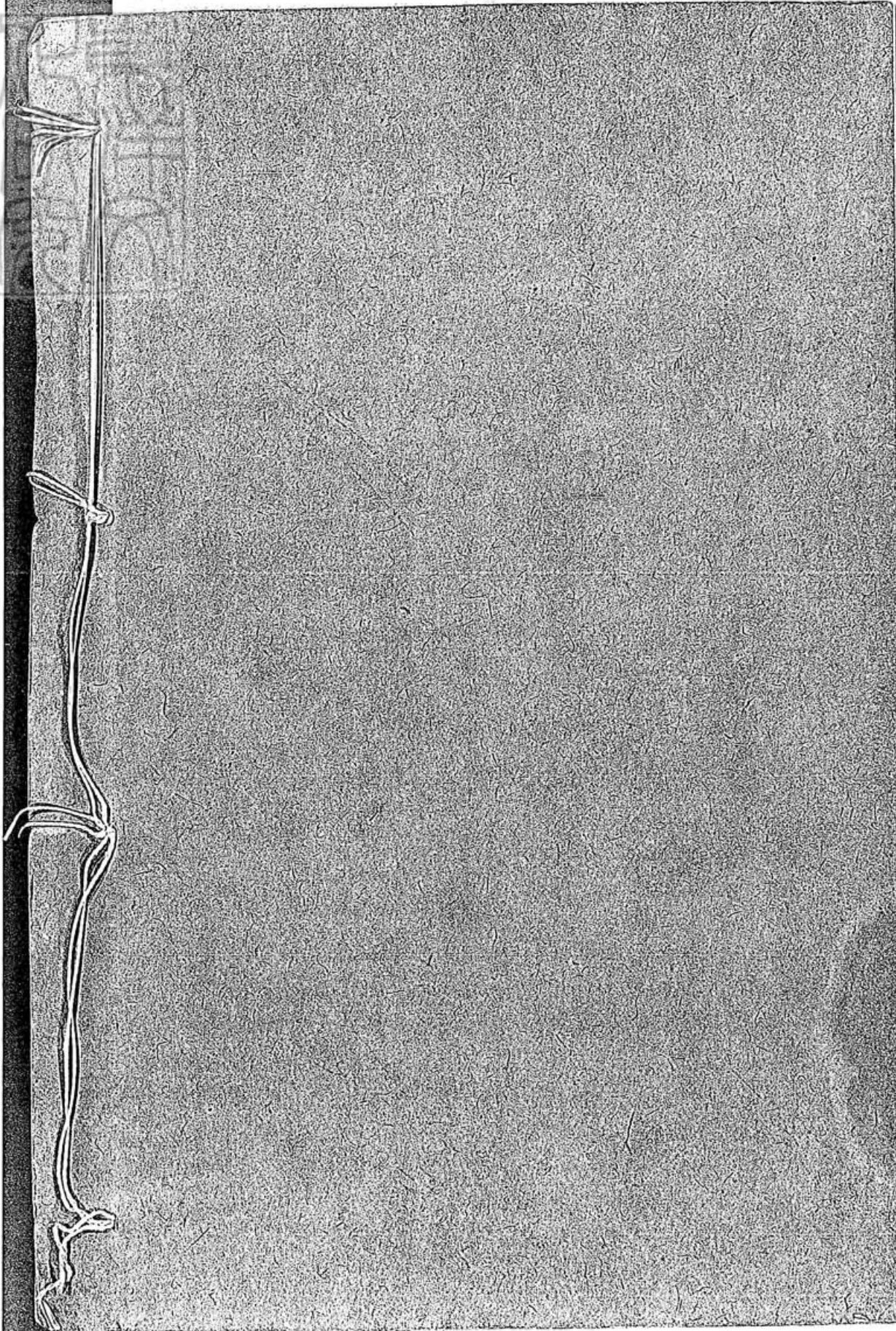
中

鍾嶸

一品之中畧以世代為先後不以優劣為詮次又其人
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錄存者夫屬詞比事乃為
通談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至
乎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
臺多悲風亦唯所見清晨登隴首羗無故實明月照積
雪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顏延謝
莊尤為繁密於時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
近任昉王元長等辭不貴竒競須新事爾來作者寢以
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攣補衲蠹文已甚但
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詞既失高則宜加事義雖謝天才
且表學問亦一理乎陸機文賦通而無貶李克翰林踈
而不切王微鴻寶密而無裁顏延論文精而難曉摯虞
文志詳而博贍頗曰知言觀斯數家皆就談文體而不
顯優劣至於謝客集詩逢詩輒取張儻文士逢文即書
諸英志錄並義在文曾無品第嶸今所錄止乎五言雖
然網羅今古詞文殆集輕欲辨彰清濁摘疵病
二十人預此宗流者便稱才子至斯三品升降
制方申變裁請寄知者爾



所
圖
書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